

臺灣當代裝置藝術的困境

■ 姚瑞中（1997年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代表）

不可否認的，裝置藝術在臺灣這幾十年的發展，已儼然成為「市場毒藥」與「媒體寵兒」的代名詞，也成為政府文化機構或民間單位招攬大眾的「法寶」，甚至成為「出國比賽」的外交工具之一；然而諷刺的是，在臺灣表面看來風光的「裝置藝術」，實際上卻面臨許多現實上的困難，如：保存上的困難、往往需要龐大資金的資助、原有空間框架的先天限制、相關理論的缺乏所造成解讀上的困難、較無市場流通性、無法有效掌控的突變性與隨機性…等原因，都成為從事裝置藝術的創作者，必然會碰到的問題。

臺灣當代藝術 進入國際化是項挑戰

因此在九〇年代初期，大部份運用大量金錢及技術所製作的裝置作品，因無人收藏，最後幾乎都走上了自毀作品的途徑，主要原因是藝術家必須負擔堆放作品的倉租，而一般從事此類創作的年輕藝術家除了要負擔研究、開發的經費支出外，還要賺取生活費及昂貴的房租費，而臺灣一般的邀請展並不負擔藝術家相關的展出費用，藝術家的展出往往是免費做白工，又少有被典藏或收購的可能，長久如此下去，藝術家的負擔過重而導致被過度消耗，對從事當代藝術的藝術家們來說，並不是一個完善的現象。

此外，伴隨著臺灣在全球政治上的相對弱勢，如何透過文化活動在國際上發聲，就不可避免地成為九〇年代所有形式的藝術必然會碰到的問題，在或多或少的政治宣傳考量之下，沒有文字及語言障礙的視覺藝術，似乎也成為某種程度文化宣傳的「宣導品」，甚至成為國族認同、建立主體意識的另一種圖騰；值得注意的是，藝術是否會淪為政治正確性的「產品」，而喪失了藝術的自主性，在文化事權中央集權化的趨勢下，前衛藝術似乎已全然繳械，藝術的開創性與冒險性在「文化創意園區」的概念下，似乎已被規劃成另一個「九族文化村」，以觀光娛樂的產銷體系並要求藝術家自己創業（言下之意似乎是說藝術家不務正業），販賣符合大眾需求的「工藝品」或「裝飾物」，藝術於是被規劃成服務大眾的「服務業」，精神性讓位給它的物質性與安全性。

換言之，中央以民意之名將藝術推向了一個齊頭式才藝教室、親子活動的領域，看起來是由下而上的民主，但實際上卻是將藝術給社會主義化了，因為一切都必須要服務社會，以文化來製造產業，以達到經濟上實質的目的，在此拼經濟的考量下而拉文化藝術來墊背，試圖將無形精神資產轉化為有形資產的邏輯來看，不從事服務於民的純粹藝術或當代藝術就只能自求多福，自生自滅了，尤其是具有顛覆體制及批判力量的「裝置藝術」，就此看來，臺灣當代藝術的前景似乎又回到了八〇年代晚期的原點，甚至更令人憂心。

內在體制的轉型是一個關鍵問題，國際化導向是否能成為另一個新的出路呢？臺灣積極要打入國際藝壇也是近六、七年的事，在有限的機會與無限的外交打壓下，臺灣當代藝術要突破此困境進而國際化本就是一個挑

戰，臺灣不是沒有好作品，只可惜沒有優秀的公關來推展引介，以及後續的跟進及支援，在一頭熱地參與國際性雙年展或大型活動的興頭上，難道這就代表臺灣當代藝術的國際化了嗎？

進入國際藝壇 應要化整為零

我們是要做西方指定的、具有東方異國情調的藝術品？還是要全力發展屬於自己本身的美學觀？表面看來好像與國際藝壇接軌，但實際上是否真的對臺灣當代藝術環境有任何實質幫助，本身就是一個值得認真評估的問題，打腫臉充胖子的心態是否對臺灣當代藝術的環境帶來許多負面的影響？也是相關單位一直欠缺認真思考的盲點。

此外，藝術家必須不斷地應付來自各方的快速消耗，於是我們可以見到許多單位寧願花大錢舉辦藝術的「大拜拜」，以獲得立即而速食的業績與所謂的「文化建樹」，卻吝於投入需要長時間的相關研究與開發工作，雖然熱鬧的活動可以收到短期效益，但就長久來看，急功近利的心態是否會堰苗助長，而導至藝術環境的變相發展，則是另一個值得關切的問題。

不可諱言的，就臺灣整體當代藝術環境而言，臺灣藝術界仍處在「代工產業」的思考模式裡，以手工業對抗工業，以打游擊的策略各別零星的上國際當代藝術戰場，這樣單打獨鬥的方式很快就被不健全的體制給消耗掉了，政府雖然有心推廣臺灣當代藝術，若是有錢卻不用在刀口上，就是送再多的藝術家赴國外駐村，在異國舉辦再多逞個人英雄的展覽，也只能一廂情願的自我滿足於國際化的假象裡。

要積極進入國際藝壇，筆者的建議是首先必須要化整為零，並且運用學術界及民間的力量，積極整理自己的

當代藝術論述與發展系譜，並吸收專業人才回流，加強與各國當代藝術間的互動（可以透過藝術村的設置或交換展覽等較為彈性的方式），獎勵臺灣當代藝術論述的出版，進而出版英文版；除了要加強國際公關的行銷能力、建立互動的管道及人脈並運用各種方式主動出擊外。

臺灣當代藝術發展 十年來令人刮目相看

也要吸引外國（或當地留學生）相關藝術行業及人才的投入，改革積習已久的臺灣藝術教育體制，建立學有專長的藝術家駐校工作室制度，而非以博士、碩士學位為唯一招攬人才的途徑，共同建設臺灣的整體藝術環境。在可見的未來，仍需突破的是整體藝術環境的提升，並且提高民？對當代藝術狹窄視野的認知，在裝置作品少有收藏意願的外在現實條件下，這條未知之路走來仍是相當艱辛。

然而值得欣慰的是，雖然臺灣當代藝術的發展條件不盡理想，但這十年來的表現卻令人刮目相看，與臺灣任何一個時期的美術史相較之下，可說是臺灣藝術史上前所未有的輝煌時期，然而環境的限制，發展腹地的狹小以及市場的緊縮，都是必需突破的關卡。

它會是一個新的美學體系嗎？或者，永遠在自己的藝術小圈圈內，玩著自我安慰的遊戲？看著象徵「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紐約世界貿易中心化為灰燼，挾著跨國資本主義餘威的「全球化」運動，不能再將「多元文化」拿來作為掩護「全球化霸權」的托詞，贏家通吃的年代是否將成過去？輸家會是永遠的輸家嗎？

這是一個最壞的時機也是最好的時機！展望臺灣二十一世紀的臺灣當代裝置藝術，是持續擴張的版圖，還是在這消費市場的交換機制下成逃逸的陣線？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於高雄駁二藝文特區舉行的「迷濛島嶼 - 意悠超連結」展出一景。